



醒悟

清酒、高粱、桂花釀、葡萄酒……酒的種類多不勝數，品酒是門美學，運用感官，享受視覺、嗅覺、味覺譜成的交響曲。幼時，爸爸常跟朋友在家喝酒打牌，但媽媽不喜酒味，總待在房裡。稚幼的我一直很好奇：酒有甚麼好喝？於是趁爸爸不注意，偷啜一口放在桌上的啤酒，頓時，沙士般的氣泡在嘴裡啾啾狂舞，接著，酒精發酵的刺鼻味直衝腦門！我受不了那味道，衝到廚房漱口，爸爸和他的朋友則是被我的行為給逗笑，還調皮地問我：「要不要再來一口？」

飲酒後，人的行為及感受會有一定的變化，初是微醺。

臉頰添上一抹腮紅，圍繞在淡淡酒香中，既有飄然的幸福感，更不用承擔宿醉之苦，這是品酒氣氛最美好的狀態。要體驗這氛圍，通常會選擇葡萄酒，優雅果香口感細緻，丹寧酸搖曳出酒瓶，與無色無味的空氣相遇、碰撞，緣由此生。儘管爸媽對酒的喜好大不相同，但那時他們的感情意外地好，他們的婚姻沒有複雜的愛情糾纏，就是朋友介紹後自然相愛，如青澀葡萄釀成美酒般的順理成章。

爸爸因工作關係長駐外地，所以我最常黏著媽媽到處跑，逛街、吃飯，有時甚至跟著一起去上班，我老問媽媽許多關於爸爸的事，她總能侃侃而談，但最後，她往往特地補上一句：「以後不要常喝酒，才不會變得像你老爸一樣整天臭醞醞。」當時並不明白，媽媽為何特地告誡，原來有些不安與不滿，早已在媽媽心中發酵。我上國中後更成熟了些，不再黏著媽媽，而爸爸出差頻率減少很多，他的朋友常來家裡喝酒聊天，或者約出去釣魚，外宿幾天才回家。久而久之，爸媽之間愈來愈冷漠，在房間也不聊天，然而他們卻常要求我傳話給對方，即便是些不要緊的瑣事，也不肯直說，我才傻傻地理解到，這是冷戰。

微醺後仍不停杯，終將酩酊大醉。

一般品酒可不會喝到這種程度，大多數人喝多了，難以控制自己的行為舉止，酒品差的人更會發酒瘋，因人而異。要喝到這種境地，往往是選了濃度偏高的烈酒。凜烈的香味、辛辣的口感，先是替味蕾帶來一場瘋狂饗宴，而後，高濃度的酒精把人變成另一副可怖樣貌，接踵而來的，便是情緒失控的脫序。自爸媽開始冷戰，家裡長期籠罩一層凝重彳亍的烏雲，爸爸在客廳盯著電視，頻道轉在電影台之間，永遠重播周星馳電影；媽媽自顧整理家務，忙得不可開交，連說一句話的時間都欠缺。偶爾我試著分享上學趣事，試圖



活絡這不愉快的氣氛，可惜只是徒勞，爸媽仍沉默以對。

家庭氣氛尷尬，爸爸於是開始外出喝酒、晚歸，有時直接睡癱在沙發，吐得客廳滿地穢物；有時他被鎖在門外，口中冒出難聽又難解的醉話，用力敲打木門，大吵著想進房間，但媽媽早就洗澡就寢，對巨大的敲門聲充耳不聞，而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間悶頭裝睡，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。一個寧靜的夏日夜晚，在電風扇單調又規律的旋轉聲中，半夢半醒間，「砰！砰！」木門又傳來突兀的敲打，爸爸又醉茫茫地回家，但這回不同的是，媽媽不再沉默，甩門、大吼、摔東西，爸媽的房間裡，噪音此起彼落！劇烈爭執吵醒全家，叔叔、阿公、阿嬤全都醒來，紛紛上前阻止這場鬧劇，「麥安捏啦！有話好好講——」我沒有出去。一個人裹進被窩，倚著早就被眼淚浸濕的枕頭，把自己縮得小小的，假裝什麼都沒聽見，彷彿這樣一來，我的世界就只剩下單調卻叫人安心的電扇聲，仍舊「嗡嗡」，「嗡嗡」的，正常運轉。

醉到極致，不醒人事。喝酒過度發狂後會陷入這種狀態，俗稱「斷片」。

喝到斷片的人如行屍走肉，會有一段記憶空白，連自己犯下甚麼錯都不清楚。斷片後的醒酒，伴隨而來的是頭疼、頭暈、想吐，稱作「宿醉」。由於喝酒過度導致身體脫水，解除宿醉最好的方法是多喝水，水乾淨透明，沒有特殊的色香味，水如此平凡，卻可以滋潤疲憊至極的身心。在爸媽那次爭執後，我開始失眠，連續幾晚，家中重複播放一樣的戲碼，時間不定，十一點、十二點、凌晨，隨時上映。宿醉的人急迫需要水的救贖，但是，能拯救我家、緩解宿醉的甘露，一直沒有降臨，這段被酒精浸泡到嚴重脫水的感情，只剩下乾癟的殘渣，無法挽救。

醉後總要清醒，面對事實。經歷此生最漫長的幾個夜晚，等來的是媽媽對我的坦白：「我明天就要搬出去了。」這句話像個沉重耳光，重重揮在我臉上，我久久反應不過來，五感恢復的那一刻，是被掉落在膝蓋上的淚滴灼傷，分不出那是誰的眼淚。媽媽硬是擠出笑容，認真提醒我，「以後不要去學喝酒。不要跟你爸一樣。」爸媽終究是離婚了，成為每年都在升高的統計數據的其中一組。但是，他們斷裂的緣就像枯萎的草木，埋入土中化為養分，重新滋養土地，為下一次的新生蓄積能量。爸爸開始戒酒，認真專注於工作；媽媽也為了存錢買房子，積極努力。

酒為不善諸惡根本，若能除斷，則遠眾罪。當斷時斷，當戒則戒。

這真實的一切，彷彿是孩提時那口台啤的副作用，讓我從懵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佳作

到醒悟。遠離酒的陰影，我領悟了更多。雲霄飛車般的大醉太過驚險，失速墜落的後果，難以預料，能得平淡如水的真味，或許才是真正的大幸。

